

# 8年来 3名60后 在深山为500余种珍稀药草

# 建了个“家”

## 凡人微光 温暖山城

· 开栏语 ·

于浩瀚宇宙,人类是如此渺小,每个人都生而平凡。然平凡的人往往能给我们最深的感动——或是瞬间的善举,或是长期的坚守,抑或内心那一缕执念化作现实的价值体现。

每一个感动的瞬间、每一段温暖的故事,都是一个普通人对初心的坚守、对美德的传承,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彰显出平凡人的精神、价值、力量与担当,能温暖别人、驱散阴霾,推动社会朝着更美好的目标迈进。

平凡的人,散发着新时代的凡人微光。当一束束微光汇聚在一起,就能照得更亮、照得更远,照亮一座城。即日起,重庆日报推出“凡人微光 温暖山城”栏目,向广大读者讲述这些平凡之人的故事。敬请关注。

西五味子

张思聪(左)、文刚(中)、张岩(右)在基地里交流。(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周立 左黎韵

航拍镜头下的垫江县东印山,宛如一条起伏群山中仰卧的卧龙。

11月18日清晨,山中薄雾还未散去,隐藏在林间的林草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基地,静谧且幽深,又略带神秘。

张思聪和三名志愿者正踮起脚尖,将药草上方的篷布一张张揭开。

“今天天气好,要让这些药草晒晒太阳。”张思聪揭开最后一张篷布后,捶了捶腰,抬头,目之所及,皆是重峦叠嶂。

“这些药草扩繁成功后,就可以试回归了,迁回它们的原生地。”说到“回归”这两个字时,他疲惫的双眸陡然亮了几分。

张思聪、文刚、张岩三人均是60后,也是多年挚友。8年来,他们与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合作,先后进行了36次科考,对520余种名贵珍稀中药材植物进行迁地保护,在东印山上打造了占地100余亩的“本草园”。三人称,这8年也是自己心灵“回归”的过程,如同这些即将回归原生地的药草。

他们的故事,吸引了上合组织国家多功能经贸平台数智产业经济发展工作委会的关注。今年11月1日,考察团实地考察后称:“看似是个神话,却被3名60后做成了,他们创造了奇迹。”随后,双方达成协议深化合作,将共同致力于珍稀野生药用植物保护及森林食品的研发生产。



11月18日,垫江县沙坪镇,重庆东印山林草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基地。



刘正宇(左)和科考团成员在野外寻找植物。(受访者供图)



11月18日,张思聪(左)、文刚(中)和村民在基地里除草。



扫码 参与互动



扫码 观看视频

## 本草园里的情怀和坚守

短评

□张燕

干岩药、独花兰、回心草……这些中药草的名字,于你或许很陌生,但对张思聪、文刚、张岩而言,却是心之所想、情之所系、梦之所往。

八年前的一次巧遇——发现了珍稀药草干岩药,让这些3名60后的心被遗憾填满:神农尝百草,何止利千秋。难道,这些名贵药草,从此只在书中有,无从山中寻?

不解之缘,从此结下。三人在大山里筑了梦——从抢救到繁育,再到回归,每一株药草都在他们的悉心呵护下,随风摇曳、舒展身姿,成为最美的风景。

与其说,他们在等药草长大,不如说,他们在呵护

中医药的未来。3名60后跋过山、涉过水,于困境中站立,于绝境中突破,用泪水、汗水浇灌草木,凝成信仰、成就梦想。

梦想家不是空想家,而是脚踏实地的践行者。药草种不活,就去请教专家;资金跟不上,就以养鱼养羊扩繁有难度,就反复试验;回归有障碍,但无论如何也要一试……

他们为药草筹备过担心,为艰难处境流过泪,但一觉醒来好像又有了斗志。怀揣着对药草的爱、对中医药的爱,他们义无反顾地奔往,坚韧又勇敢,平凡又不凡。

梦想家不是独行侠,而是得道多助的幸运儿。三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坚持。梦想的种子,在每个人心里发芽。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市林业局、上合组织……

多方力量汇入,追梦路上,3名60后并不孤单。如果你问:“东印山的本草园里有什么?”那么我答:“有一群人的药草梦,有无法被磨灭的情怀和坚守。”

八载岁月为何物?上合组织考察团形容:“看似是个神话的事,却被3名60后做成了,他们创造了奇迹。”但若问3名60后,他们或许只是理直气壮的爽,擦擦身上的泥污,取下褪色的帽子,用发亮的眼神看着你:“四肢筋骨草,治风湿的,我们现在有1500余株了!”

你看,所有梦想都在此刻稳稳落地,成为一种如一的坚持,成为一种无悔的行动。大山深处,他们在,药草便在,梦想就在!

专家访谈

□本报记者 左黎韵

珍稀濒危中药材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防病治病临床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市药用植物资源分布情况如何?珍稀野生药用植物保护面临怎样的形势?11月24日,记者采访了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中药资源中心主任、研究员张军。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张军介绍,最新普查数据显示,我市药用植物资源总数达4000余种,主要分布在三峡库区及大巴山区、武陵山区,以及重庆中部低山区,其中90余种药用植物处于受威胁或濒临灭绝的境地,被列入《国家重点保

药材名、用药部位、性味、功效、运用——记者在木草园看到,每种药草旁,都立着一个用防腐木制成的、印着各种信息的标牌。

张思聪蹲在地里,仔细查看这些宝贝。他身着陈旧的夹克,全身都是泥污,连头上那顶褪色的帽子上也沾着泥。他面色憔悴,唯独一双眼睛泛着光。

“濒危珍稀的野生植物,往往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所以比抢回来更难,是让它们在这里存活。如果不能存活,我就是在搞破坏。”张思聪欣慰地说,还好有刘教授指导,“抢”回来的药草目前基本上都活了。

刘正宇指导他要仿野生栽培,即模拟野生植物原有生境,帮助它们易地存活。这看似简单,其实有着大学问。

以干岩药为例,这种药草喜欢湿润半阴的环境,但又不能直接淋雨,过饱和潮湿烂根。

张思聪从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移栽了10余株人工繁殖的干岩药到东印山上,专门搭建了钢架棚,精心呵护。可1个多月后,这些干岩药还是长得不好,甚至有几株还出现了萎蔫。

“刘教授来了一看,就遇上境有问题。”原来,野生干岩药一般长在悬崖上凹进去的地方,喜石灰岩风化后混合腐殖土的土壤。于是,张思聪每年都前往野生干岩药的原生地金佛山,从陡峭的绝壁上撬下一块块石灰质土,又一直搬回东印山。

几乎每一种植物的迁移,都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能找准最适宜其生长的条件。

在本草园的崖壁上,几丛长着椭圆形叶片的草本植物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西南山区名贵的药材植物回心草。回心草原本生长于贵州的高原一带,张思聪经过20多次试验才将其成功移植过来。

回心草喜阴湿的水沟、山涧地带,需要光却不能直射,不能干也不能水多。张思聪先后在坡地、湿地、林地地带进行了试种,植株长势始终不好。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处密林下的石壁上,发现了许许多多苔藓植物,直觉告诉他,回心草一定喜欢这样的小生境,便在石壁上试种了两株。

经过半个月的观察,回心草抽芽率比之前提升了一倍。他又在石壁上移栽了第三株、第四株,逐渐形成了一小块以回心草为主的植物群落。

重庆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缙云黄芩习性亦如此,半阴半阳的崖壁最适宜其生长。“缙云黄芩原本仅生长于缙云山,我们经过10多次栽培试验才将成功移植过来。”张思聪最初把缙云黄芩种在田土里,总是长不好,受到种植回心草的启发,才让缙云黄芩在本草园蓬勃生长起来。

随着本草园里的药草越来越多,需要的劳力也越来越多。由于资金有限,基地常年只满了几名下山村民做工。更多的活,则要志愿者帮忙。

“8年来,他们无偿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劳力支持,支撑着我们走到现在,让我很感动。”张思聪说,一开始有不少朋友介绍朋友上山帮他们锄草、施肥、移栽药草等,后来朋友介绍朋友,志愿者越来越多,每年自发上山干活的志愿者达1000余人次。特别是这两年油茶开始陆续挂果,果实必须及时采摘,一到10月份,几乎每天都有五六十人上山帮忙采果、运输、榨油、包装……

年近60岁的黄承梅家住渝北区,除了一起参与科考,她几乎每个周末都要自驾来东印山,为本草园的药草松土、施肥。她告诉记者:“可能是他们3个人的情怀感染了我,我觉得很有意思,内心也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平静与纯净。”

就这样,三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坚持。

## 扩繁

## 成功繁育十多种珍稀药草

“一开始,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想让这些物种灭绝。渐渐地,我发现这还远远不够。”今年上半年退休后,张思聪又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进行大面积扩繁,然后将植株迁回它们的原生地,逐渐恢复其野生种群数量。

然而,这个浩大的工程没能第一时间得到家人的支持。

“咱总得留点钱养老吧?”妻子眼巴巴地望着他说。

好说歹说,妻子最终让步了,却只答应将自己的工资卡拿给他自行支配。

文刚和张岩在一阵沉默后,也松了口气:“毕竟,人总得干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才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趟。”

有时遇到挫折也想过放弃,但一觉醒来好像又有了斗志。“在采访时,张思聪眼眶泛红,由于连续两昼夜忙着榨油茶没怎么休息,他的声音很沙哑。他别过头,缓了一阵,回头说:“总之这个事,还是想继续下去。”

“让他睡会儿午觉吧。”文刚接过话茬,带记者来到一片松林下。

看着那片长势极好的山豆根药草,文刚感慨万千:“扩繁比仿生栽培更难,更需要技术。你别看这些东西在长得得好,我们却走了不少弯路。”

几年下来,他这个门外汉也成了半个中药材专家。

“山豆根根以干岩药,抑制肿瘤细胞的效果更好,目前我在野外发现的山豆根只有26株。”文刚说,最初,他们在温室播种育苗,再将种苗移栽到基地,不想却遇上倒春寒,5亩多亩的苗,伤的伤,去年又碰上高温干旱,损失惨重。

最后他们选择了扦插。但山豆根是根块入药,扦插的枝条只长须根,不能形成根块。扦插9年的山豆根会开花结出果实,得到种子后再播种,之后再长10年才能入药。

“整个过要18年!”文刚说,今年基地的山豆根正式进入扩繁试种阶段,面积约10亩,“如果播种后的苗子今后能成功回归原生地,那将有多好。”

“最难的是独花兰。”休息了片刻的张思聪看上去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他说,独花兰不能自行播种繁育,因为其种子只有胚根、胚芽,没有胚乳,野生环境中只能靠根部抽芽繁育。正因如此,其在野外总是聚集在一处生长。若有人采摘和破坏,很容易被“一网打尽”。

要扩繁独花兰,仅靠根部抽芽,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显然不现实。张思聪只得花钱找到专业公司,通过人工干预让独花兰的种子能生根发芽。

除了独花兰,其余有条件扩繁的药草,他们正陆续分批次尝试,目前已成功扩繁10多种药草。

如四棱筋骨草对治疗风湿有奇效,张思聪指导工人和志愿者按照传统的分兜移植和扦插技术,创出地下茎块,分成不同的种块进行播种,目前已扩繁1500余株。

## 回归

## 那些大山是珍稀药草的家,也是他们心灵的家

自从首次有了让这些药草回归原生地的念头,张思聪便开始起草回归方案,几易其稿却始终不满足。

“这的确是个大工程,困难重重。”他说。首先是技术问题,在东印山人工呵护下长势良好的药草,回到原生地能否存活?以前有人回归过干岩药,失败了,便放弃了。“张思聪这些年翻遍了不知多少资料,却对此没多大把握,“可我无论如何想试一试。”

其次是回归后谁来管护。即便这些药草有较高的存活率,如何防止其再度被人破坏也是个问题。“必须得到当地主管部门的支持,还得有一支专门的队伍来管护。”张思聪说,这又牵涉到第三个问题——资金。

今年1月,东印山深里的本草园被市林业局授予“重庆东印山林草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基地”,入选重庆市第二批市级种质资源库名单,加之前不久与上合组织签订的合作协议,再次让三位老人提了一口气。

“巴和刘教授说好,开春后便去青山和汉中科考,回来就着手准备回归的事。先试一下,成功了再想办法大面积回归。”张思聪沉默了片刻,喃喃道,“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不能让我们的后代只有在书本中,才能看到传统中医药的那些名贵药材。”

张思聪说,这些年,这个由专家、志愿者,以及他们三个“老头子”组成的团队所做的一切,或许到最后根本没付出什么成果,但至少能让一部分人了解中医药,增强保护这些药草的意识,这也是一种收获。“至少在这大山里,我们寻到了自己的梦。”

记者离开东印山时,天色已暗,回头看,张思聪仍立在暮色中,望着连绵的群山。

那些大山,是珍稀药草的家,也是他们心灵的家。



兜兰



山慈菇(独兰花)



玉簪

策划 张红梅 主笔 周立 编辑 罗晓妮 美编 郑典玉 王彦 插画 谭行娟